

WO ZHIDAO SHENME



我知道什么？

希腊神话

〔法〕皮埃尔·格里马尔 著

077

商务印书馆

我知道什么？

希腊神话

〔法〕皮埃尔·格里马尔 著

尚杰 柏芳 译

商务印书馆

2005年·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希腊神话/(法)格里马尔著;尚杰,柏芳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2005

(《我知道什么?》丛书)

ISBN 7-100-03574-0

I. 希… II. ①格…②尚…③柏… III. 神话-文学
评论-古希腊 IV. I545.07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065710 号

所有权利保留。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

我知道什么?

希腊神话

[法]皮埃尔·格里马尔 著

尚杰 柏芳 译

商务印书馆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 36 号 邮政编码 100710)

商务印书馆发行

北京外文印刷厂印刷

ISBN7-100-03574-0/B·541

2005 年 9 月第 1 版

开本 787×960 1/32

2005 年 9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张 4 1/2

定价:7.50 元

《我知道什么?》丛书 出版说明

世界闻名的《我知道什么?》丛书,是法国大学出版社 1941 年开始编纂出版的一套普及性百科知识丛书。半个多世纪以来,随着科学知识的不断发展,该丛书选题不断扩大,内容不断更新,已涉及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各个领域及人类生活的各个方面。由于丛书作者都是有关方面的著名专家、学者,故每本书都写得深入浅出,融知识性和趣味性于一体。至今,这套丛书已印行 3000 余种,在世界上产生很大影响,被译成 40 多种文字出版。

“我知道什么?”原是 16 世纪法国哲人蒙田的一句话,它既说明了知识的永无止境,也反映了文艺复兴时期那一代人渴求知识的愿望。1941 年,法兰西民族正处于危急时期。法国大学出版社以蒙田这句话为丛书名称出版这套书,除了满足当时在战争造成的特殊形势下大学教学与学生读书的需要外,无疑具有普及知识,激发人们的读书热情,振兴法兰西

民族的意义。今天,我国正处在向现代化迈进的新时期,全国人民正在为把我国建设成繁荣富强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努力奋斗,我们相信,有选择地陆续翻译出版这套丛书,对于我们来说也会起它应有的作用。

这套丛书的翻译出版得到法国大学出版社和法国驻华使馆的帮助,我们对此表示真诚的谢意。由于原作为数众多,且时间仓促,所选所译均难免不妥之处,个别著作持论偏颇,尚希读者亮察。

商务印书馆编辑部

1995 年 5 月

目 录

导言：古希腊人思想上的神话	1
第一章 神话与神话学	7
第二章 重要的神谱神话	21
第三章 奥林匹斯诸神的故事	41
第四章 英雄们的传奇故事	70
第五章 传奇故事的生命力	109
第六章 面对现代科学的神话	127

导言：古希腊人思想上的神话

人们把那些神奇的故事和各种传说称之为希腊“神话”。各种文本和尚存的古迹告诉我们：这些故事和传说曾流行于那些说希腊语的国家，时间是在公元前九世纪或八世纪，《荷马史诗》把我们带到这个时期和耶稣诞生的三百年或四百年后“异教”消失之间。有大量其起源难以确定和性质各异的素材，在人类精神史中，曾经起过和依然起着巨大的作用。

世界上所有民族，在其发展的某一时刻都产生过某些传说，即他们在一段时间内，至少在某种程度上，对之产生信仰的一些神奇的故事。这些传说往往属于异教领域，因为这些故事叙述某些具有胜过人类的力量或生命体。因此，这些故事看上去是一种或多或少前后一致的解释世界的方式。人们描绘其功绩的英雄的每一个姿态，都像造物主，而且引起震撼整个宇宙的结果。印度文学中伟大的宗教史诗也属于这种类型。在其他国家里占主要地位的史诗，毫无疑问其故事中不乏众神，他们的行为是不可

忽视的,但是,世界的起源并未因此而受到怀疑。英雄满足于征战,想一些令人难忘的诡计,去景色优美的国家旅行等等,但是即使英雄胜过人类,也还是具有人类的本性。例如高卢小说告诉我们,凯尔特人的传说尤其属于这种情况。至此,神话故事终于几乎失去其所有的妙处,隐入历史的表象下。尤其要指出的是,古罗马人似乎已经以这种方式将真正传说中的行为纳入其最古老的编年史。有人说,霍拉提乌斯·科克列保卫台伯河大桥,反抗入侵者的英雄气概只不过是独眼魔鬼的最后化身,他在河畔的雕像早已失去了其最初的意义,最后完全被用来虚构罗马人和埃伊特鲁斯坎人之间进行的斗争(部分是历史)的插曲。

希腊神话也具有所有这些性质,它时而带有历史的色彩,使用城市贵族或家族的头衔;时而发展成为史诗;时而证明或解释宗教信仰和宗教仪式。此外,传说所具有的任何一种功能对它来说都不陌生。但是它还有另一些东西。用来指神话的希腊词($\mu\acute{\upsilon}\theta\omicron\varsigma$)被用于人们所讲述的任何历史:一部悲剧的主题或者一部喜剧的情节以及一篇伊索寓言的题材。神话与逻各斯(logos)完全相反,就像幻想与理性、日常语言与论证语言完全相反一样。语言的一半是逻各斯,另一半是神话,是精神生活的两种同等

重要的功能。逻各斯作另一种推理，是要说服人；在听众身上，它必然引起某种判断。如果逻各斯是正确的，符合“逻辑”的，它就是真实的；如果它掩饰某种隐蔽的诡计，一种“（诡辩）”，它就是虚假的。但是“神话”除了自身之外没有别的意图。人们相信不相信神话，取决于神话是否令人高兴，是不是“令人满意”或像真的一样，或者只是愿意相信它。这样，神话把人类思想中的非理性部分吸引到自己的周围：由于这种神话的创作犹如艺术。而这也许正是其最吸引人的特点：我们看到希腊神话已经与所有精神活动融为一体。古希腊文化中没有哪一个领域不求助于神话的，造型艺术和文学也一样。对于一个希腊人来说神话是没有界限的，它无处不在。神话对他的思想而言就像空气和阳光对他的生命一样重要。

现在所知道的用希腊语写的最早的史诗《伊利亚特》和《奥德赛》，从广义上讲它们已经是神话。它们的特点是始终把凡人和超人混在一起。《伊利亚特》中的那些英雄有一位或几位神是他们的祖先，甚至是他们的父母，同时，他们又被认为是历史上贵族家庭的祖先。阿喀琉斯是海中仙女忒提斯的孩子，他的命运是由永恒存在的神谕决定的。海伦是宙斯的女儿，也是特洛伊战争的赌注；爱神阿佛洛狄忒的

愿望是想趁特洛伊人帕里斯去斯巴达寻找海伦时，迫使海伦离开他的丈夫和女儿。在这两个阵营中，男神和女神互相争斗：阿波罗是帕里斯的保护者，他的一位祭司受到冒犯，这个祭司的女儿克律赛伊斯被亚该亚人劫持，阿波罗则在亚该亚人的军队中播下瘟疫。波塞冬、雅典娜和阿瑞斯也参与了这场争斗。阿喀琉斯的战功无疑证明了英雄的个人价值，但是对他来说神的保护也是须臾不可缺少的。

《奥德赛》的情况也是如此。尤利西斯与神生下的儿子无疑没有得到充分的证实——把他说成是奥托吕科斯的私生子，而奥托吕科斯则是赫耳墨斯的儿子的传说是众所周知的，但是女神雅典娜自称是他的保护神，最后，正是她把从海神波塞冬的愤怒和怨恨中救了出来。希腊史诗的本质是颂扬人类的冲突，并通过神话把这些冲突扩大到宇宙的范围内。用文字记载下来的神话故事表明了一种宗教信仰：宙斯和奥林匹斯众神实际上在干预人类的事务；必须用祭品来向他们表示尊敬，平息他们的怨恨，通过各种手段来使他们和解。但是，关于神话的解释已经倾向于超越这狭隘的物质性。当宙斯在一架天平上权衡阿喀琉斯和帕特洛克罗斯的“命运”时（两人在特洛伊城墙下那场特殊的战斗中相持不下），很难认为古典时期的希腊人真的相信有这样大的天平，

其一端触到天堂，另一端则沉入黑暗的地狱，即使埃斯库罗斯在一出失传的悲剧中，相信可以实际上表现这种对灵魂的衡量。神话并不限制自己的措辞，它描绘一种形象，一种象征，也可以说描绘一种否则就无法表达的事实。甚至在这位诗人眼中，插曲也很可能只是一种表现的手段，一种启示的形式，有助于想象世界的奥秘，而不能按字面的意义去理解。

同样，在为神建立的圣殿三角楣也有描绘男神或女神传说的片断。圣殿是男神和女神的庙宇。在帕台农神庙东西的三角楣上有雅典娜奇迹般诞生的传说；在西面是波塞冬和雅典娜在争吵，他们都要求拥有阿提卡。这些形象比文字更全面地体现了雅典人对他们的城市和他们自己的感情。雅典娜从万能之主的头颅里蹦出来，没有母亲，就像阿提卡（从土壤中出来）一样（因此人们常说“土生土长”），可她生于普鲁登斯，她的父亲曾与这个地方有联系。得墨忒耳和科瑞即大地女神和植物女神安详地等待着宣告这奇迹般的诞生。不久，在这块满是大海的各种礼物并被海水所浸透，被海神波塞冬的海风所吹拂的土地上，这位女神让一切树木中生长最缓慢、最端庄和最灿烂的橄榄树苗茁壮成长。雅典娜的神话（即使人们不再相信它字面上的真实性）依然引起人们的无限深思，而且就像一种灵感，它的威力在经历千

百年之后仍然没有衰竭。

神话保留在思想中，终结于理性和信仰或游戏之间，它有着自己的生命。古希腊人和他们的子孙后代的一切思考都以神话为源泉；悲剧家从神话中寻找他们的题材，抒情诗人从神话中寻找他们的形象。普罗米修斯、俄狄浦斯、俄瑞忒斯首先是传说中的英雄。阿喀琉斯和尤利西斯的形象，以及埃阿斯的癫狂不断地再现在各种器皿上：酒壶、酒杯等等，把神话与日常生活结合起来，使神话为人们所熟悉。在家里和在剧院里一样，神话中的人物是渗入思想，引起想象和支配道德观念的伴侣。甚至哲学家在推理遇到困难时也求助于神话，把它作为一种可以用来丢弃不可知的东西的认识方式。因此柏拉图在《斐多篇》、《会饮篇》和《理想国》等著作中通过他自己编造的一些神话来进一步阐述他的理想。毫无疑问，认为把神话普及化和释放神话的能量曾经是古希腊文化对人类思想所作出的主要，甚至或许是最重要的贡献之一，这种看法并不过分。由于神话，神圣的事物失去了自己的地盘；心灵的整个领域都向反思敞开；由于神话，诗歌才能变成智慧。

第一章 神话与神话学

利用传说的资料或者自己收集包含这些材料的古代作家和博学者的著作，不会向我们掩饰这些资料令人吃惊的多样性甚至前后不一致。诚然，荷马、赫西奥德、品达罗斯和埃斯库罗斯给人的印象是参照一个十分明确的神话系统，在这个系统中，众神和英雄们表现出某些一劳永逸地规定好的性格，而且似乎有着众所周知的情节的某种传说。但这是一种虚假的印象；这种印象主要产生于这样的事实：这些诗人（赫西奥德作为《神谱》的作者是例外）几乎只受幻觉的支配，而不以说教的方式叙述神的家谱或他们所引证的故事。但是，甚至在这种情况下，稍加注意分析便足以揭示这些作者之间有时甚至是同一作者本身的差异或矛盾。统一性是人为的和次要的。神话不是作为一个按哲学、神学或科学体系的形式组织起来的整体产生的。神话就像植物那样偶然地出现，而要由神话学家看出不同的类别和变化。

在众神之神——宙斯的出生地这个重要的问题

上,有各种完全不同的传说。最著名的出生地是克里特岛的伊季山;但是在这个岛上,迪克泰山要求享有同样的声誉,而在伯罗奔尼撒半岛的南端离麦西尼亚不远的地方有一处叫做漏壶的泉水,这位神婴就是在这附近出生的。

有多少神庙就有多少不同的传说,只有当人们想起要识别克里特岛的宙斯(伊季山或迪克泰山的守护神)和麦西尼亚伊特姆山城的宙斯时,这些传说才变得自相矛盾。这种矛盾只存在于一种泛希腊主义的“神话学”内部。但是这种神话学决不是原始形成的,而已经是对神话的一种反思的结果。

有时,我们所遇到的困难难以解决,因为这些难题与下述事实有关,传说是在不同时代不同社会状况或不同历史中发展起来的。阿特里德(Atrides)兄弟的系谱向我们谈到迈锡尼、梯林斯和阿尔戈斯这三个王国的统治者,但有时,很难区分这些王国。如果我们想到梯林斯和迈锡尼的巨大发展与阿尔戈斯的发展不在同一时期,事情便真相大白了。有一个迈锡尼当地的传说,谈到这个国家的一位“国王”:有一个时期主权不再属于迈锡尼,而属于阿尔戈斯。这就变得不可思议了,说的人自发地作了必要的改动,但是某些典型的地方色彩仍然残留着,因而产生了混淆。一系列色萨利的传说也是如此,这些传说

在伯罗奔尼撒半岛有类似的版本。科洛尼斯，阿波罗的情人，药神阿斯克勒庇俄斯的母亲，通常被认为是色萨利人佛勒古阿斯的女儿。但是人们同时告诉我们这位佛勒古阿斯实际上是伯罗奔尼撒半岛埃皮达鲁斯的居民，这就说明了为什么对阿斯克勒庇俄斯的崇拜在埃皮达鲁斯也很盛行。这些不同的版本实际上反映了这样一个时代，那时同一个民族在被夺走其统一观念的入侵者的浪潮淹没之前，对一片从色萨利直到埃皮达鲁斯的土地的看法——如果愿意也可以说从伯罗奔尼撒的色萨利向外移民。这两种假设也说明一些事实。这种祖先的统一只残存于传说和地名的一致中。埃皮达鲁斯的佛勒古阿斯和萨利的佛勒古阿斯的相似与一个是色萨利的城市，另一个是阿尔戈斯的城堡的两个拉里萨间的相似相对应。

人们认为神话并不是一种独立的现实，而是随着历史条件和种族条件演变。有时，意外地保存了关于某些很可能已被遗忘的情况的证据，在这方面，神话显得好像一种宝贵的调查手段，而且，如果人们不再像一二百年以前那样相信传说总是历史的变形，那么他们就会懂得对传说提出质疑，而且以某种方式使传说说出他所保留下来的、在他出现的时代和地方所发生的事。现代神话学家比他们很久以前

的先驱者对稀见和说明问题的变化更敏感，他们不相信这些变得太无懈可击的神话：这些神话的结构严密，暴露出修改的痕迹，它们曾经是再加工的对象。

※

※

※

关于神话的研究很早就开始了，而我们在文中所了解的东西往往只是长期演变的结果。神话学的传统“来源”通常都是这样。从公元前六世纪起，米利都的赫卡泰奥斯写了四本《系谱》，我们现在只知道其中的只言片语，但他的学说在其继承者的著作中留传下来。这种学说支配着第一批历史学家的思辨，其中包括阿尔戈斯的阿库西拉奥斯、雅典的菲勒塞德斯，他们收集了这些被视为民族历史（“第一章”）的神话。

最早加工与雅典人起源有关的神话和编制各国国王的“正式”名单——在这份名单中，古代的土地神（例如埃里克索尼俄斯和与他对等的埃瑞克透斯）和历史上的真实人物并列在一起的无疑正是菲勒塞德斯。但是，他并不满足于自己国家的传说，而且加进了阿尔戈斯的传说，而后者恰恰已经成为理解希腊“中世纪”最重要的材料。在这一点上，菲勒塞德斯是另一个作家——米蒂利尼的赫兰尼科斯，他的重要性使他已成为举世公认——的先驱。他也对阿

尔戈斯人的编年史感兴趣，他的《赫拉的女祭司（阿尔戈斯的伟大女神）的年谱》收集了一些非常珍贵的关于神的传说，可惜大部分散失了。第一个为罗马城命名的荣誉要归于赫兰尼科斯，他认为罗马是一座希腊城市，是随着特洛伊城的征服者们“凯旋”归来而发生的那场大疏散之后建立起来的。在公元前四世纪和五世纪末之间，所有这些收集工作的基本倾向是要确定这些历史事件和传说事件的“编年史”。这两类事实之间的区别——在某种意义上，这种区别完全是现代的，而且往往非常难以捉摸，因为传说可能是对历史的一种解释，而且没有悄悄地作出这种区别的任何标准——还没有出现。况且各种事件的分类总是暂时的。重要的是要确定某些与一些假定是已知的事件——例如，特洛伊城的攻取或者奥林匹克斯运动会的成立——相关的事件。最普遍采用的框框是“各代人”提供的，人们力求把各种事件和人物纳入这个框框。当然一些难题也由此而产生。尤其是赫拉克勒斯和其他大英雄相遇——提出了一些特别微妙的协调一致的问题，因为这个传说给赫拉克勒斯的孩子们起了名字，而且说明这些孩子与忒修斯的孩子们同时参与了这种或那种伟大的集体事业。如果忒修斯和这位阿尔哥斯的伟大英雄从未谋面，情况又会如何呢？希腊人的创造性从